

## 第十六卷 一封東送半璇圖 三人詩合雙文錦

詩曰：

文士才堪任棟梁，佳人質比蕙蘭香。  
龍章寵錫侯門日，留得聲名萬古揚。

話說興元自柳公去後，百姓感念其德，建祠立碑，以志慕思。不一日，朝廷降詔，以李茂貞謀反，理當誅戮，其部將去逆從順，免其擅殺主帥之罪，悉撥與薛尚武管轄。尚武撫慰許順、褚回，擢為上將，其餘將校仍前委用。凡一應經略事，宜遵照柳公舊規，更不改變。又見太守劉繼虛廉謹愛民，常請他到帥府共商政務。自此，軍民悅服，興元一路，安堵無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柳公奉旨還朝，將到京師，梁生出城迎接，設席郵亭，把盞賀喜。柳公命將公子劉哥抱出，與梁生看。梁生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不凡，拱手稱賀。因述昔日賴本初所言，劉仙官送子之夢。柳公暗自驚異，便也把夢見劉虛齋來託生之話，述與梁生聽了，且囑梁生不可道破。梁生聽說，咄咄稱奇。正是：

再世重來舊地，轉生不認前人。夢蘭託夢蕙之身，偶爾假言借體；劉公入柳公之室，儼然另自投胎。收他人之女為己女，不過接木移花；取他人之父為我兒，真正屬毛離果。樂雲之為楊棟，螟蛉雖續箕裘；虛齋之化劉哥，熊羆實承堂構。朝廷錄劉氏之後，本是柳公福之子孫；鬼神延柳公之宗，即使劉氏繼其香火。桑公送子，以報今生養女之恩；夢錫認親，卻忘前世贈祖之德。一天明鏡高懸，果然是是非非無爽報，九地法輪常轉，那知明明白白有源頭。

閑話休煩，卻說柳公當日入朝面君，便欲拜還相印，告老歸鄉。天子再三慰留，柳公固辭。天子乃命梁生權署相印，柳公暫假休沐五日，一至朝堂議事。於是，柳公即將家眷寓居梁生府第，就於府中大排筵宴，與梁生夫婦歡敘。飲宴之間，柳公說起小白馬救主之異，夢蘭、夢蕙亦述房判官顯聖之奇，各各驚歎。柳公聞說回文半錦為神人取去，因對梁生道：「賢婿雙妹並合，可謂喜上添喜，偏是那兩半回文，不但不成雙，連這一半也失去了。」梁生道：「想此錦本係神物，故仍為神人取去。」柳公道：「若云神物不留人間，何不連那半幅也取了去？今止留半錦於宮中，竟使璇璣圖不成完璧？」夢蘭、夢蕙道：「神人取錦之時，原許異日送還，或者此錦終須復合。」正議論間，忽見梁忠拿著一封柬帖進稟道：「門役傳報說，外面有個老和尚，口稱奉神人之命，特將這柬帖來送與狀元爺。」梁生疑異道：「卻又作怪，是何神人，怎生有柬帖送我？」忙接來拆開看時，內中並沒甚柬帖，卻封著一件東西。你道是甚東西，原來就是前日失去的回文半錦。眾俱驚喜。梁生使命傳喚那老和尚進來。少頃門役引那和尚至後堂，打了問訊，立於階下。梁生正欲詢問，祇見梁忠站在旁邊，把那和尚仔細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和尚好生面熟。」那和尚便看著梁忠笑道：「梁大叔還認得貧僧麼？貧僧原是襄州人俗姓賴，排行第二，賴君遠即我族兄。我當初因欲送侄兒賴本初到府上，曾相喚你過來。」梁忠點頭道：「原來就是賴二老。」梁生道：「既是賴二老，與我有親。」便命梁忠看坐來，與他坐了。問他：「這回文半錦是何人叫你送來的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不曉得甚麼回文半錦，祇因前日在城外化齋，路遇一位官人，將這封柬帖付我，說道：『你拿去送與梁狀元，管教你下半世喫著不盡。』言訖，忽然不見。我料這官人必是神人，故依他言語，特來奉獻，卻不知其中是甚東西。」眾人聽說，互相驚愕。

梁生細問賴二老：「你因何出家？叫甚法名？幾時到此？掛搭何處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當初原靠手藝過活，後因年老眼昏，做不得手藝，無可營生。聞侄兒本初做了秀才，館谷甚葦，家道小康，特地去投奔他。不想他不肯收留，沒奈何，祇得在襄州普濟寺裏，削髮為僧，法名叫做真行。祇因不會念經禮懺，祇做得個粗使僧人。後來遇一雲游和尚，法名不昧禪師。他來到本寺，與本寺僧人都不相合，獨喜貧僧老實，收為徒弟，隨他雲游至此。今現在京城外淨心庵中棲止。」梁生道：「那不昧和尚，為甚與普濟寺眾僧不合？」真行道：「他初到寺中，見眾僧都在那裏念佛，他打個問訊道：『遠方僧人特來投齋。』眾僧祇顧念佛，並不睬他。他又合掌道：『你我都是出家人，何故相拒？』眾僧中一個厲聲答道：『你要喫齋，須不是我們作主，你自去問當家師父。我們要緊念佛，你莫來纏擾。』他聽了這話，微微含笑，隨口說出四句言語道：『出家又曰當家，試問家於何有？念佛非云誦佛，還恐念不在斯。』眾僧聽說，怪他出言譏刺，故都與他不合。」柳公點頭道：「聽他這四句言語，定是個有意思的高僧。」因問他：「今為何不到城中大寺裏來，卻在城外小庵中住？」真行道：「他不喜熱鬧，故揀僻靜處結庵，每日祇在庵中坐禪，貧僧卻在外抄化齋糧度日。」梁生點頭稱善，便道：「你今後不消在外抄化，我自使人送齋糧，供給你師徒便了。」真行合掌道：「若蒙狀元爺如此喜捨，神人所言喫著不盡，信不謬矣。」梁生吩咐左右，準備素齋，與真行喫了。隨遣人挑著米，背著錢，命梁忠押著，送往淨心庵中。真行拜謝而去。梁生仍把半錦付與兩位夫人。夢蘭道：「妾家後半錦得之於天，君家前半錦得之於人。今前半錦為神人取去，又為神人送來，也算天之所賜了。」梁生道：「向恨全錦兩分，半錦又失，今幸半錦失而復得，真乃奇事。」正是：

祇疑簪向少原失，誰道珠還合浦來。

不說梁生慶幸半錦重來，且說梁忠押著錢米，同了真行，來到淨心庵，見了那不昧禪師，卻也有些面熟。想了一回，忽然記起，原來就是昔年均州界上主僕失散之時，在草庵中指路的那個老和尚。當下，梁忠敘了些舊話，送上錢米，回至府中，述與梁生知道。梁生道：「此僧在干戈搶攘之日，祇在草庵中獨坐，今在京師繁華之地，也祇在草庵中獨坐，定是個清涼法師，與那些趨炎附勢的俗僧大不相同。」柳公聽說，因對梁生道：「我感仙官送子，神馬報應之事，意欲延請高僧啟建道場，酬答神明默佑之德，並追薦那一班橫死孤魂。今就請这不昧禪師證盟法事，了此願心何如？」梁生道：「岳父所言正合鄙意，小婿竊念房判官既已報德，瑩波代死，實為可憐。賴本初既被鬼誅，白馬補償，亦為可哀也。須超度他一番，使脫離苦海。至於樂雲、時伯喜、賽空兒、賈二、魏七等諸人，彼此牽連，冤冤相報，何日是了。就是楊復恭、楊守亮、李茂貞，並興元被殺的許多叛兵，雖是他自作之孽，或亦劫運所使，仁人憫焉，岳父若建設法會，超度孤魂，誠非常善果，宜速行之。」於是，柳公即遣人邀請不昧禪師，到府商談。不昧使真行來回復道：「本師好靜惡囂，不願入城。若柳翁欲興法事，請即就庵中結壇。」柳公聽罷，盡服其高淡，便同梁生親往淨心庵拜望。祇見那不昧禪師，狀貌清奇，神情瀟灑，果不似俗僧行怪。相見畢，說起薦度孤魂之意，並述賴本初夢遊北府之事。不昧道：「有罪孤魂固當超度，即彼正直先賢，或掌修文院，或作閻羅王，或爵列天曹，或職領方岳，然畢竟未免輪回。貧僧願施佛力，超度之。」

方為上乘。」梁生點頭道：「大師高論，開我茅塞，想我先人生平行善，本無罪可懺，然人子無窮之思，豈能免於薦度？」

柳公見不昧言論高妙，因問善惡報應之理，畢竟如何。不味道：「善惡報應之說原為下乘人設法，今俗僧偏好言報應，誘人喜捨以求福報。及至禍福不齊，或君子數奇，或惡人漏網，便疑果報無准，反足灰人修德之心。殊不知冥冥之中，不在一時一世算賬也。有消除前孽也有受報來生，是以達人但辨善惡，不言禍福，祇淨持一心，使心上打得過，放得下便了。」柳公點首道：「吾師庵名淨心，號取不昧，果然名稱其實。」梁生請問：「法事中應用僧眾幾何？庵地窄小可要搭蓋敞宇？」不味道：「凡修法事者，外相莊嚴，不若內心清淨。相公不必廣招僧眾，華飾道場，祇須貧僧淨心觀想，持念真經，每夜施放法食，懺罪度亡，如此九晝夜，足矣。」梁生依言，祇就淨心庵建壇供佛。柳公每日同梁生親至庵中，拈香禮拜，至第九日圓滿。城外男女諸人多有來隨喜者，弄得淨心庵甚是熱鬧。圓滿後，次日，柳公、梁生再往庵中稱謝，卻祇有真行出來迎接，那不昧禪師已不知雲遊到那裏去了，連真行也不曉得他的蹤跡。柳公、梁生嗟歎不已。正是：

禪室從來塵外賞，香臺豈是世中情？

梁生就於淨心庵旁啟建祠堂一所，前堂之中供養劉蕢神位，東西兩座供養梁公、竇夫人、桑公、劉夫人神位，以便歲時瞻禮。傍座設立房元化夫婦、賴君遠夫婦靈位。念佛、賴兩家無後，命真行和尚逢節致祭，並附祭賴本初夫婦靈魂。後堂中間，供養柳公綽、薛仁貴神位，傍座供養薛振威夫婦神位，歲時祭祀。祠後，又另起一閣，供養竇滔、蘇若蘭神位，俱令真行侍奉香火，每月給與齋糧。逢朔望日，梁生必到祠拈香。柳公與夢蘭、夢蕙亦常來瞻禮，連鍾愛也常到祠中梁公夫婦神位前叩拜，都有錢米給與真行。後來，薛尚武、劉繼虛聞祠中有他祖父神位在內，亦常遣人贖禮來致祭，也都有香火錢給賜真行。這和尚真個喫著不盡，他雖不及不昧禪師的清高，卻到是個老實禪和子，守著這些齋糧，十分勾足，更不去哄人布施，也不會講經，也不會設法。若有人把佛法問他，他祇將侄兒賴本初、侄婦房瑩波的事，當做一段因果說與人聽，勸人休要負心，又述柳丞相、梁狀元的善報，勸人力行好事。看官聽說，天下忘恩負義的人頗多，憑你終日把人獸關傳奇演與他看，他到底要負心，反道做傳奇的做得刻毒礙眼。譬如妒婦一般，看了《獅吼記》，倒罵蘇東坡不幹好事。看了《療妒羹》，倒怪楊夫人不近人情。這惡性兒終究不改，惟有和尚說因果可以勸化得轉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世上欺心男子、狠心女子，把恩人當做讎敵，把親人當做冤家。若遇著寺院，偏肯燒香，遇著和尚，偏肯施捨，所以，真行說的因果，聽者到大半回心轉意，這真行和尚反有莫大功德。正是：

不學趙州茶，不仿臨濟喝，不添捨得足，不饒豐千舌。祇述現前因果，便是真正佛法。以彼不惑因果，固為悟通；若云不信因果，又墮惡孽。既有了淨禪師的妙解能空，少不得真和尚的實話來說。

不說祠堂得真行看管，香火流傳，且說桑家這些舊僕，聞夢蘭小姐十分榮耀，都來投奔梁府，希圖復用。夢蘭道：「當初父親沒於任所之時，他們盡散去，祇剩乳娘一個作伴。今見時移勢轉，又來相投，這班無義奴才，斷難復用。」梁生勸道：「人情勢利，衣冠中人，尚然不免，何況此輩。昔楊復恭擅權之日，滿朝文武半附權璫，今見我與岳父當朝，又皆來納交獻媚，若拒之，則不可勝拒；責之，又何可勝責？祇得優容他些，使他改邪從正便了。」夢蘭依言，仍復收用。於是，梁家舊僕打聽得梁生不念舊惡，也來懇求復用，梁生也都收了，祇是不肯重用。卻念梁忠患難相隨，始終如一，老成可任，替他報名戶部，擢為掌京庫的庫官，與鍾愛兩個，一管京營兵馬，一管京庫錢糧，一樣榮貴。至於府中大小家務，仍著梁忠妻子和錢乳娘、張養娘三人分理。凡重來的舊人，與新取的僮僕都要服他三人調遣。此皆梁生赦過錄功處。自此，一門上下無不歡喜。但夢蕙小姐未膺封誥，回文半錦尚未團圓，祇此二事是闕典。

一日，梁生取了半錦入朝，面獻與天子。天子看了，問道：「此錦原係宮中之物，則天皇后曾為作序，後遭天寶之亂散失民間，購求未得。近因籍沒楊復恭家資，取得此錦之半，正惜其不全，不知卿又於何處得此半幅？」梁生奏道：「復恭這半錦，亦從臣處竊去的，臣向非敢懷而不獻。因臣婚姻在此半錦之上，欲待婚姻既遂然後獻上，故爾遲遲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婚姻如何卻在半錦上？」梁生把前前後後情由，獨細奏聞。天子道：「原來卿以半幅回文，兩諧佳偶，今桑氏已錫誥命，劉氏尚未受封，既俱係名賢之後，又同為柳丞相義女，當一體賜誥褒榮。但卿夫婦三人所繹回文章句，可即錄出，與朕一觀。」梁生叩首稱謝。

天子即降敕並封劉夢蕙為一品夫人，一面取御案上珀管龍墨、玉硯花箋賜與梁生，即於殿側錄詩呈鑒。一面命內侍於宮中取出那半幅回文錦來，鋪放案上，將梁生所獻半幅配合而觀，恰是一幅全錦。龍顏大悅。

少頃，梁生錄出所繹詩句獻上。天子取來，對著錦上文字細細觀看，果然一字無差，卻又出人意表，因咄咄歎賞道：「朕祇謂蘇若蘭之才不可無一，不容有二，今得卿夫婦三人，不惟有二，又有三矣。況從來才人與才女往往相須之殷，而相遇之疏。至於才女與才女，又往往相妒者多，而相悅者少。卿何幸與桑氏相遇，又何幸桑氏與劉氏相悅？真古今最難得之事。」梁生奏道：「臣與桑氏既聘而相離，幾番阻隔，幾不能配合。臣與劉氏，初亦落落難合，今日相聚，誠非偶然。」便把夢蘭錯認楊棟，矢願不嫁，自己誤聞凶信，誓不續弦的事，又細細奏聞。天子道：「據卿所奏，卿夫婦三人往復的詩詞甚多，可盡錄與朕觀之。」梁生道：「兒女子唱和之詞，不敢上讀聖覽。」天子道：「朕欲觀卿夫婦才藻，不妨奏獻。」梁生祇得把前後詩詞盡行錄奏。天子看了，笑道：「卿之才，朕所素知，但恐桑氏、劉氏其文詞，未必遽臻此極。從來才媛未必皆賢，賢媛未必皆才。卿莫非為細君作裏潤色耶？」梁生道：「此實係各人自作，臣豈敢欺誑陛下。」天子道：「朕今即以蘇氏回文錦為題，命卿夫婦各詠回文詩，如能立就，朕當以全錦為賜。」於是，一面命梁生當殿賦詩，一面遣內侍贖花箋赴梁府，立候兩位梁夫人賦詩奏覽。梁生承命，染翰揮毫，頃刻賦成五言、七言回文絕句各一首。其五言絕句云：

多文奏短幅，妙語寫深情。

孤鏡傷鸞舞，遠天悲鳳鳴。

倒讀：

鳴鳳悲天遠，舞鸞傷鏡孤。

情深寫語妙，幅短奏文多。

其七言絕句云：

腸斷當時妾憶君，別離悵望一天雲。

行行字就流珠淚，縷縷愁成織錦文。

倒讀：

文錦織成愁縷縷，淚珠流就字行行。

雲天一望恨離別，君憶妾時當斷腸。

天子覽畢，大加歎異。

須臾，內侍復命，將桑、劉兩夫人詩箋獻上。天子展開看時，也是五言、七言回文絕句各一首，卻是兩夫人交互聯成的，一吟上句，一吟下句，都注明「桑氏」、「劉氏」字樣。其五言絕句云：

香羅綺繡合（桑），麗錦織文回（劉）。

長恨幽人別（桑），永懷天女才（劉）。

倒讀：

才女天懷永，別人幽恨長。

回文織錦麗，合繡綺羅香。

其七言絕句云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（桑），世人留得錦來傳（劉）。

篇分字讀章分句（桑），千萬詩成愁萬千（劉）。

倒讀：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句分章讀字分篇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

天子看了，撫掌稱歎道：「卿夫婦三人，皆曠世逸才，罕有其匹。這回文二絕，不讓卿作。」說罷，把詩遞與梁生看。梁生接來細看多時，奏道：「臣妻所聯七言一絕，不止二首詩在內，以臣意繹之，可得詩詞十數首。」天子道：「卿試奏來。」梁生便取紙筆，一一繹出，寫道：止將四句中三句回環讀之，又成二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世人留得錦來傳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

倒讀：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世人留得錦來傳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

將四句中每兩句回環讀之，又成二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世人留得錦來傳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（其一）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章分句讀字分篇。

篇分字讀章分句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（其二）

止將第四句與第二句回環讀之，又成一首：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世人留得錦來傳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

用仄韻讀之，又成二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傳來錦得留人世。

千萬詩成愁萬千，篇分字讀章分句。（其一）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篇分字讀章分句。

天下飛仙飛上天，傳來錦得留人世。（其二）

不拘拈讀之，又成二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千萬愁成詩萬千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句分章讀字分篇。（其一）

世人留得錦來傳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

篇分字讀章分句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（其二）

於四句中，任取三句，不拘拈讀之，又成四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千萬愁成詩萬千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（其一）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（其二）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千萬愁成詩萬千。

篇分字讀章分句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（其三）

千萬愁成詩萬千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

篇分字讀章分句，千萬詩成愁萬千。（其四）

將四句衍成八句讀之，可作古風一首：

天上飛仙飛下天，千萬愁成詩萬千。

句分章讀字分篇，世人留得錦來傳。

傳來錦得留人世，篇分字讀章分句。

千萬詩成愁萬千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

每句各減二字讀之，成五言二首：

飛仙飛下天，留得錦來傳。

字讀章分句，詩成愁萬千。（其一）

愁成詩萬千，句讀字分篇。

錦得留人世，飛仙飛上天。（其二）

各減二字用仄韻讀之，又成五言二首：

飛仙飛上天，錦得留人世。

愁成詩萬千，字讀章分句。（其一）

愁成詩萬千，字讀章分句。

飛仙飛上天，錦得留人世。（其二）

每句各減三字任意讀之，成四言一首：

天上飛仙，留得錦傳。

分章讀句，成詩萬千。

將四句任意各減一字讀之，可成三言八句：

天上仙，飛下天。詩千萬，愁萬千。

章分句，字分篇。留得錦，世人傳。

將四句任意增減伸縮，縱橫讀之，可得長短句詞調共六首：

世傳天上下飛仙。傳得詩千，傳得愁千。

句分章讀字分篇，留得篇傳，留得仙傳。（右調《一剪梅》）

章萬千，句萬千，天上飛仙飛下天。錦留人世傳。

分錦篇，讀錦篇，世人留得錦來傳，天仙飛上天。（右調《長相思》）

天上飛仙下世，留下錦分章句。章句世分傳，字字仙。

分得詩成千萬，讀得愁來千萬。仙錦得人留，字字愁。（右調《昭君怨》）

飛仙下世，傳來仙錦分章句。章句分留，千萬詩成千萬愁。

愁千愁萬，分章讀得詩千萬。錦得人傳，天下飛仙飛上天。（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）

天仙錦字留人世，傳讀分章句。分來章句世人留，千萬詩成留下萬千愁。（右調《虞美人》）

天上飛仙飛下世，傳來仙錦分章句。章句得人留，詩成字字愁。

愁分字千萬，讀得詩千萬。錦字世分傳，天仙飛上天。（右調《菩薩蠻》）

梁生寫畢，獻上龍案。天子看了，驚歎道：「不想二十八字之中，藏著如許章句，任讀者縱橫顛倒，增減伸縮，無不成文，又成一幅蘇氏璇璣圖矣。」梁生奏道：「據此看來，臣兩妻之才，十倍於臣，臣實不及。」天子笑道：「非才女不能作，非才人不能繹，卿能繹之，才正相敵。這回文錦乃稀世之寶，必歸於希世之才。朕今將此全錦賜卿夫婦。」梁生再拜受錦，謝恩而出。

回至府中，見了柳公與夢蘭、夢蕙，述說繹詩賜錦之事，大家欣幸道：「且喜今日錦與人俱得團圓。」遂將紅綾一方，把兩半幅回文錦用彩線縫綴於上，依然一幅回文璇璣圖，不見合縫之痕。柳公、梁生、夢蘭、夢蕙無不歡悅，連錢乳娘與張養娘見了，也十分欣喜。當晚，大排筵宴慶賀。自此，凡遇賓朋宴會，便將此錦出來賞玩，不比前番私藏在家，不敢示人。今乃御賜之物，正欲使人人共賞。

看官，聽說凡天下才女、才郎有離必當有合。這回文錦是才人造下的異寶，既分開兩下，也如夫婦一般，亦必有離終有合。他的離合，又關係才郎、才女的離合。當年織成一幅，虧他合了竇滔夫婦兩人。今分作兩半幅，又虧他合了梁棟材夫婦三人，比當年更自有功，豈不是千古風流佳話？

後來，梁生夫婦偕老之後，子孫傳此異錦為鎮家之寶，亦嘗肯出以示人。一日，正把來與賓朋賞玩，忽然，仙樂鳴空，彩雲來集，一陣香風過處，此錦遂飛入空中而去，可見，異寶不留人世，奇文終還太虛。此是後來傳聞的話，未知有無。當日祇有一篇古風，單道此錦初時分開，後復配合的情由。其詩云：

錦心織就回文圖，當年蘇惠感連波。

夫妻相感賴文字，才不可已如是夫。

文字相傳數百祀，又為人間合伉儷。

伉儷之合合尤新，殘文斷字皆奇珍。

圖欲圓兮人未合，人既圓兮圖又缺。

離離合合不可知，生生死死兩猜疑。

初被宵人竊錦去，後逢君子巧相試。

美哉夫義遇妻賢，舊弦未斷添新弦。

新舊和諧稱姊妹，妹勝陽臺姊勝蕙。

奇情異採動君王，半圖從此得成雙。